

第二十七回 慧紫雲除夕通情話 勇松筠元夜鬧花燈

話說松府到了除夕，滿堂燈彩，重門大開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寶珠繡衣玉帶，領著兩個小兄弟，拜家神，祭宗祖，替母親、姐姐叩喜。就有許多賬房門客，以及執事人等，內外家丁，都進來叩賀。上下皆有酒席。真是屏開翡翠，褥設芙蓉，說不盡風光富貴。一夜泥筒花炮，放不絕聲。

寶林等姊妹兄弟，陪著夫人，在堂歡喜飲宴，比往年格外有興。夫人起身散步，寶珠進房，同紫雲談談。此時房裡幃幔被墊等物，總換了一套新鮮的五彩，映著燈光燭影，耀眼爭輝。桌上點一對金蓮寶燭，架上一個大銅火盆，火光燄燄。燒些松花柏子，香氣氤氳，煙雲繚繞。紫雲等打扮得花枝一般，笑吟吟的，在火盆上泡了一盞百子湯，送到寶珠口邊，說道：「百子湯吃下去，多生幾個兒子。」

寶珠笑了一笑道：「就同你生，人都知你是姨奶奶！」紫雲笑道：「也快生兒子了。兩位少爺，也經發達，明年除夜，不知你還在這屋子裡麼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同你總不會離開的。」紫雲道：「今年太太見兩位少爺中了，比往年更覺喜歡，待他兩個也就好了許多。」寶珠道：「姐姐同我講，要替筠兒訂門親，教我留心。我想把銀丫頭說來給他做媳婦，你道可好？」紫雲道：「好極了！你也清楚多少。」寶珠道：「怎麼不是？免得這個厭物同我胡鬧。」紫雲道：「人也精明，可以接得大小姐的手。」寶珠道：「還有一說，筠兒不是個安分的，要給他娶個狠老婆才好呢！」談談笑笑。

寶珠出來陪著夫人，坐了一會，燒了兩口煙，又到寶林房裡閒談。寶林道：「彩雲，你將百子糕取來，我們瞧瞧，好不好？」彩雲答應，就在碧紗廚裡取出兩盤糕，還有十二碟精緻果品，在外間炕上擺好，泡了兩碗好茶。寶林拉了妹子，到炕上對面盤腿坐下。寶林笑道：「你嚐嚐，如何？這是我自制的。」寶珠吃了一塊，香美異常，笑道：「是怎樣做的？」

寶林道：「有幾瓶花露，留著沒有人吃，我怕白糟蹋了，就取出來蒸糕，是我配成的東西。是那幾種呢？就是梅花露、玫瑰露、薔薇露、桂花露，還加些薄荷露，配上茯苓粉、蓮子粉、燕窩粉、首烏粉、瓊糜粉、香稻粉各樣湊成。再用白蜜冰糖蒸出來，倒還罷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姐姐好想頭！我有許多花露，只留了幾瓶搽臉，其餘倒都灑了，就想不出這法來吃他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喜歡，我著彩雲都送來給你。」談笑一會，對坐品茶。彩雲等許多丫頭，個個高興，拉出紫雲、金子來耍錢。

不一刻，天已四更，寶珠回房，換了朝衣朝冠，到前廳敬天地，又在母親、姐姐面前，領著兩個兄弟行禮。寶珠出來，上車入朝，到了紫禁城換馬。原來去年劉相府放許多謠言，說寶珠是個女郎，誇贊他金蓮怎樣瘦小，弄得內外皆知。皇上是個風流天子，也就惜玉憐香，雖不能辨其真假，倒賜他紫禁城騎馬，原來是個暗暗體貼的意思，就是奏對之時，每每有些詼諧的言語，喜動天顏，寵愛無比。

寶珠隨班賀朝，回來更衣，就到各處拜年，親戚朋友，年誼故舊，以及王公大臣，九卿六部，整整三四天才拜完。接著請年酒，會同年，會館團拜，天天戲酒，忙個不清。夫人在家，也請了兩天女客。許府一定請夫人、寶林，頑了一日。銀屏來拜年，留住三、五天才去。

瞬眼已是燈節，年例大放花燈，與民同樂。皇上在五鳳樓前賜宴，寶珠早去伺候。松筠弟兄陪著夫人、寶林，飲了一回家宴。門上來回：許二少爺在門口請二位少爺出去逛燈。松著年輕怕生，又生得誠篤，不大高興。松筠是最喜熱鬧的，即稟過母親、姐姐，就要出去。寶林道：「站著！」松筠連連答應。寶珠道：「早些回來，不可又在外邊生事。闖出禍來，你的性命就是我的！」松筠連忙答應「不敢」，書童已套車伺候。

松筠出來，見許又庵、李蓮波兩個，坐在車裡，探出身子，笑面相迎。松筠笑道：「你們才出來麼？」又庵道：「我們逛了兩條街，知道姑蘇會館有燈迷，意思去瞧瞧，特來約你同去。令弟為何不出來？」松筠道：「他不高興。」蓮波道：「不必閒講了，請乘輿罷。」松筠道：「你看燈月交輝，這樣好景，坐在車裡有甚意味？依我的愚見，大家踱踱，還可有些奇遇。把車跟在後面，走走，原可坐車。」二人道：「好！」

遂一同下車，步上大街。家家戶戶，都有燈彩，香煙飄渺，火氣輝煌，望去好似一條火龍，還妝些龍燈花鼓，在街上走來走去，真是笙簫聒耳，士女如雲，三人目不暇給。逛了一條街，人多擁擠，三人就有些參前落後。又來了幾輛車，卻好將松筠攔在車沿外邊。

路擠塞了，車開不動，松筠細看車中坐個女子，約有十七、八歲，頗有幾分姿色，一身豔服，指頭咬在嘴裡，對著松筠微笑。松筠怎肯辜其來意？也就做出些風流來勾他，四目相注，一對情魂兒聯袂出來。又庵在後邊，看得清楚，見他燈上填著官銜，一面卻不著見，一面是大學士三字，笑問道：「友梅，這美人好不好？」松筠回頭一笑。又庵道：「這光景，他倒愛你呢！」松筠道：「安知他心中不是愛你？」又庵笑道：「不象。」蓮波擠得遠遠的，插口道：「友梅原說出來踱踱，就有奇遇，不料果然遂心了。但我們同他一搭兒，有許多算不來處。」三人大笑。

你道車中女子是誰？就是劉相的小老婆子，微服私自出來看燈，有多少豪奴擁護。聽得三人說笑，那裡容得？開口就罵道：「什麼沒王法的王八羔子，敢調戲相府小夫人？把他送到兵馬司裡去！」又一個喊道：「快拿住他，不要放走了！」松筠起初聽見，倒吃了一驚，又聽說要拿他，那裡容得？暗想：不如先發制人！手一抬，把個跨沿的僕婦，打在車轆裡去了。豪奴看見，發聲喊道：「還了得！」一齊圍上來。

松筠見路窄人多，施展不開，腳一起，把個大白驢子踢了滾在一邊，車也翻了，女子倒撞下來。家人婦女，趕忙扶起，在人叢裡溜過去，借一家鋪面坐了。這裡眾豪奴大嚷，有的說送信九門提督，有的說快回府裡喚人，七嘴八舌，卻不敢向前。松筠心裡一想：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打個爽快的。一陣拳腳，打得落花流水。眾豪奴跌跌爬爬，哀聲不止，抱著頭，只叫打死人了。閒人擠在兩頭，不敢解勸。街上雖有幾個巡兵，見松筠這等品貌服飾隨從，知道氣燄非常，是個有勢力的，也不敢上來彈壓。還是許、李二位做好做歹，拉住了三人，跳上車，書童跨沿，跟班上馬，趕車的加上一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

劉府家丁爬起來，見人都走了，倒反說了許多狠話。無如不知姓名，沒處查考，又是私自出來的一回去也說不清是道。又見他

是松筠，劉府又如何肯罷休？幾乎弄出一場大禍。

再說三人又看了一會燈，望姑蘇會館而來。到門前下車，進去到了大廳，見當中掛著一盞方燈，面面都寫著燈謎，共是十個。三人看了一會，想了一會，又庵笑道：「那個『君命召不俟駕而行』打句《四書》，象是『王請度之』。」蓮波道：「不錯。這首五律打一物，是什麼？我來想想。」三人細看，是「豎直掌翰院，無我不開科，淺水陳泥滑，盤香驛路多。芳容描隱約，瘦影日銷磨。千古留遺蹟，封侯一夢過。」

三人沉吟一會，蓮波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是筆。」松筠道：「這『午』字打節令，定是上巳。」二人贊道：「虧你想得到！」蓮波道：「『子哭之慟』打曲牌名，這個容易，是《泣顏回》」又庵笑道：「『必得其壽』打句《四書》，是『老而不死』。」二人大笑。松筠道：「『朝朝應上望夫山』打《四書》，是『良人出』。這首七絕打四樣物件，我也知道了。」二人看詩，是：

高山流水繫相思，落罷燈花夜已遲。

杖策青藜何處是？不如歸去訪徐熙。

二人問道：「是什麼？」松筠道：「琴、棋、書、畫。」又庵道：「『重陽』打個字，好象是旭字。」松筠道：「我們報罷？」蓮波道：「索性打完了再報。」又庵道：「很好。」蓮波道：「這個『四面不通風，十字在當中，若將田字猜，不通又不通』，到底打個什麼字？」又庵道：「不許猜田字，真就難了。」松筠道：「我想這『裳』字打官名，又打人名，倒不容易。」又庵道：「官名可是『織造』，又叫『尚衣』。」二人點頭。蓮波驀然笑道：「到底被我想著了！」

二人忙問是什麼字，蓮波笑道：「是個亞字，當中心空十字，教人如何想得到！」二人拜服道：「你真聰明！他是用的空心的，你心也用空了。」話言未了，松筠道：「我也有了！裳字打人名，定然是『寺人披衣』。」又庵笑道：「寺人披衣的字，不如用袈裟二字，似乎比裳字好些。」三個逐個想了一遍，一個個報去，都答應了是，只有五律說不是。蓮波又道：「是墨。」裡面也答應了。三人進內花廳坐下，有人送上茶來，外面將些紙墨筆硯各樣采頭送進來。

三人略看一遍，只有亞字的彩最重，是個漢玉鎮紙洗成一個獅子，頗為可愛，吩咐跟班收了。又庵道：「今日幾乎鬧出亂子來。」松筠道：「怕甚麼！他不過說我調戲他小老婆，我今年才交十五歲，知道個什麼？」蓮波道：「就是家裡知道，過不去。」松筠道：「家裡除姐姐之外，我還怕誰？」又庵道：「你倒不怕令兄麼？」松筠道：「我哥哥待我們最好，又和平，又慈善，不教人怕，但我們自然的不敢得罪他就是了。」

正在說笑，見走進幾個人來，手裡托著盤合。又庵道：「誰在裡邊吃酒呢？」松筠道：「我們何不進去瞧瞧？」三人起身，見腰門緊閉，聽見外邊送物件進來，才開了鎖。三個跟了進去，裡面有個廠廳，點得燈燭輝煌，蠅拳行令，有多少燕語鶯聲。

三人望了一望，見朱氏弟兄帶了幾個相公，還有三、四位客，也沒細看，就不好意思，上前走到對面三間坐下。有些跟班在內，見他們三人進來，都避出去了。只聽上邊問道：「誰放閒人進來？」又一個說：「快傳看會館的！」不知三人怎樣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